

点花灯

村子里凡是在过去一年里出生的男孩，都要在正月点花灯，这是北海乡下人的风俗。

点花灯是每年都要演绎的盛事，虽然一年一度的点花灯早已使人熟记于心，但人们还是兴趣盎然。

正月初十晚上，全村男女老少早早就陆续汇集到新搭建的灯棚。大家有说有笑，即使不是自己点花灯，也感到开怀，感到自豪。点花灯是大家的事，什么时候谁点花灯，谁也说不准。

时辰一到，就开始燃放鞭炮。一位已沐浴焚香的长者，虔诚地双手捧着香案，几个后生抬着供品跟随其后，全村几百号人汇成浩浩荡荡的队伍，走出村子，走向村外的社坛。

一路上弥漫的硝烟夹着催人兴奋的鞭炮声，轻快的脚步和着欢乐的笑声。到了社坛，摆上了供品，众人便跟着长者拜了土地爷。长者毕恭毕敬地请了土地爷的神位，按原路返回村子。

土地爷的神位供到了灯棚的桌子上，供品也摆到了桌子上。点灯的人家就依大小顺序把花灯挂上。新生小儿也遵循长者为大的原则，其灯挂在首位：次之为二灯，其灯挂第二位；所有花灯都必须按其小男孩出生的先后顺序挂于相应的位置。这就是上灯。花灯挂起来了，全村人心中的太阳也挂起来了。

上灯之后，就是点灯，一直要点到农历十五。

花灯都是以竹篾为架，糊以各色花纸，绘上各种形态的人物和花鸟鱼虫的图饰精制而成。品种分里外莲、走马灯、大肚灯三种。品种不同各具神态，每盏花灯的下方都用红丝线挂着一块红纸包裹着的卵石，这叫灯卵。这能加重垂力，保持花灯稳定，更主要的是象征着男性的特征。

在微风的吹拂下，色彩斑斓的花灯轻摇漫摆，裙幔飘飞。到了晚上，在灯光的映照下，色彩更加鲜亮，灯光明暗闪烁，更增加了一种朦胧和神秘的美艳。

点灯的人家悉心呵护着自己的花灯，经常给花灯添油，挑拨灯芯，使之更加亮堂。就像呵护着自己的小宝贝。

每一盏花灯，都使人想到一个小孩子，一个有着刚阳之气的男孩子，小脸蛋红扑扑的小家伙，可爱的小家伙。那挂在灯下晃晃悠悠的椭圆形的灯卵，更容易使人联想到男孩子的小鸡鸡，那嫩葱似的小鸡鸡，那招人喜爱的小鸡鸡。

点灯期间，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，一些久盼无子的人家，会趁着这个时候，偷摘别人家的灯卵，以圆盼子之梦。点灯的人家每天都会小心看护着，直看到自家的花灯下晃悠悠地挂着一个椭圆形的重物才放心。

农历十五，西边的金盘才下山，东边的银盘就挂上了天空。微风送爽，月朗天高。月

亮圆圆的，光亮亮的，显得特别精神，好似遇上了喜事。

灯棚又聚满了人，旁边放满了用竹杆卷起的鞭炮。规定的时辰一到，点灯的人家就开始燃放鞭炮了，也有人放烟花和小礼炮的。礼花冲上了天空，却把彩色的光亮洒到地上，洒到人的身上、头上，照亮了一张张生动的脸。大家暗地里比着劲，谁放得多、花样新，谁就有头有脸。

新婚不久的后生哥，心里盼着抱儿子，在老婆的怂恿下，以从没有过的胆气，争相许下诺言：“如果我家今年能生个有柄的小家伙，明年的今天我，愿捐出一百元买鞭炮。”这个却说：“……我愿出二百。”旁观者不断地喝彩，不断地打气，这些后生胆气越来越大，许下的数额越来越高。然后就有人送上早为他们准备好的一大挂鞭炮。鞭炮一到他们的手上，就成为授不及待的宣言，闪烁着火花和震耳的炮声，使他们的希望坦露着一股豪气。一旦希望变成了现实，就会口说无凭。因为在神灵面前，儿戏不得。

鞭炮烟花放到接近尾声了，点灯的人家便赶紧解下花灯，摘下灯卵，用火点燃花灯。霎时，五颜六色的花灯就变成了一束束跳动的火苗。这便是“圆灯”了。灯卵要拿回家好好珍藏，伴着小孩子长大。

地下跳跃着金色的火苗，天上挂着泛着银光的圆月，上下相对，遥相辉映。正是天上圆月，人间圆灯。

长者捧着香案，把土地爷的神位送回社坛安放好，为一年一度的点花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这时从邻村传来了急聚的鞭炮声，一朵接着一朵五彩缤纷的礼花，直刺夜空，张开一把把彩色的伞，飘飘洒洒地落下彩色的雨。周围村子又开始圆灯了。

转眼间，又到了龙年春节。我回家的时候，看到偌大的村子，只点了两盏花灯，甚感奇怪。母亲说：“现在村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，出生率越来越低，花灯一年比一年少。去年我们村一年都没有小孩出生，这两盏花灯还是众人点的，叫众灯。”

正月点花灯，这古朴的地方民俗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、向往和追求，尽管其文化内涵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；但其一代代流传了下来，也将一代代流传下去，也不知道其源于何年何月，更不知道其沿至何年何月。

戚贤宙